

## 欧议会副主席美国华府会见获营救的法轮功学员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三月四日, 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史考特来美国华盛顿 DC 参加中国人权听证会之际, 与他这几年一直参与积极营救的法轮功学员张连英一家相聚。而对于能在华府再见到当初营救的对像, 史考特一行也相当激动; 对于中共持续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史考特表示说: “这日子不会长了。”

### 曝光中共迫害 参与营救法轮功学员

七年前, 史考特曾在北京与张连英的丈夫牛进平及另一名法轮功修炼者曹东见过一面, 在了解到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后, 史考特深受触动, 并为营救身陷牢狱惨遭迫害的张连英而多方呼吁。七年间, 张连英、牛进平这对夫妇历经生死磨难, 最终于二零一一年得以逃离中共黑手抵达美国。曹东于二零一二年六月八日, 因仍坚持修炼法轮功, 被北京警察第六次绑架, 再次被中共非法劳教两年半。

张连英原是光大集团的处级干部, 注册会计师。修炼法轮大法以后, 处处按真善忍的准则要求自己, 她曾经将处长级可以享用的一套一百二十平米的住房让给单位的同事。原来身体不好的张连英, 修炼法轮功后无病一身轻。

一九九九年七月, 江泽民集团非法发起对法轮功修炼团体群体灭绝性的迫害, 多年来张连英和丈夫牛进平因坚持“真善忍”的信仰, 和向民众讲述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而双双遭到迫害。

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一日, 史考特到北京民间走访, 了解中国人权的实际状况, 法轮功学员曹东和张连英的丈夫牛进平冒着生命危险与其会面。会谈中, 牛进平讲到妻子在劳教所遭受的迫害, 曹东披露了中共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惊天黑幕, 史考特受到很大触动。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张连



图: 史考特先生与张连英全家的合影  
英终于走出北京女子劳教所魔窟, 随后递交了给史考特及欧洲议会人权委员会的呈词。史考特将张连英所遭受的五十余种酷刑发布在议会网站上, 在国际社会曝光, 还附上了与牛进平的合影。

### 中共持续疯狂迫害 更大范围曝光邪恶

二零零八年北京奥运前夕, 张连英和丈夫同时再遭绑架, 张连英在马三家劳教所受到非人的摧残。此次, 牛进平被非法劳教关押在北京团河劳教所, 牙齿都被恶人打松动了。张连英被从北京女子劳教所转押到辽宁沈阳马三家劳教所, 恶警对大法弟子采用吊铐、上抽床、电棍电击腋下、大腿根内侧、头部等敏感部位, 或用手铐把大法弟子吊起来几天几夜。

张连英绝食抵制, 一女警用铁勺子砍开她的嘴。她遭到吊铐, 最长时间是三天三夜, 半爬着出了刑室的门。她还被用电棍电, 长时间罚站, 木棒击打等等, 已被上刑十多次了。

张连英因不背“劳教人员守则”, 不在考核上签字、不带胸卡等反迫害行为, 至少十几次受酷刑、遭电棍电击、毒打, 受内伤, 手部无力不能正常活动。二零零九年年初, 张连英被关入特管队, 遭到更严重的迫害。

获悉这样的情况后, 史考特在更大范围曝光中共的邪恶, 致力于营救这对遭劫的夫妇。

### 历经中共酷刑生死折磨 险遭活摘器官

史考特关心地询问了张连英目前的健康状况, 并告诉张连英, 当时他听到牛进平介绍她遭到酷刑的情况后, 内心很受震动, 后来他走访四十多个国家, 每到一处都提到他们几人的名字。

为此, 张连英说: “如果不是您多年来的帮助, 我们全家不可能有今天的团聚。当时在北京女子劳教所和马三家我都曾被多次强制抽血, 尤其是在北京女所, 还被扒光衣服按在仪器上做全身检查, 挣扎时把屋里的电脑主机都踹到了地上。如果不是您当初的帮助, 我也许就被活摘器官了。”在场的法轮功学员也表示: 曝光邪恶、给中共以持续的压力是必要的, 会使它们作恶时有所收敛, 使它们不能让进入国际公众视线的人无声息的消失。

对于中共持续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史考特听罢说: “这日子不会长了。”

## 追查国际发布第六批涉嫌参与迫害法轮功责任人名单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简称, 追查国际) 2013 年 3 月 3 日发布被追查国际立案追查的《第六批涉嫌参与迫害法轮功的部分责任单位、责任人追查名单》。

追查国际每天坚持搜集和调查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证, 不断地补充更新名单。为全面清算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恶提供证据, 为即将到来的历史性大审判做好准备。追查国际也定期更新数据并以报告形式递送各国政府、司法机构、媒体、国际刑警组织及国际法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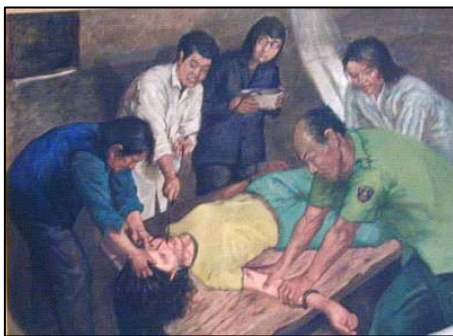
追查国际声明: 将协调国际社会正义力量, 在全球范围内彻底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 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 必将追查到底。

# 硕士研究生曝光北京团河劳教所迫害手段

【明慧网】我叫刘金涛，山东省沂水县人，一九九七年八月份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底，我正在中国石油大学（北京）读硕士研究生，北京昌平区国保和“六一零”的恶人将我从我学校绑架到了昌平洗脑班，二零零七年一月十二日，将我劫持到了昌平看守所。我在昌平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三十多天后，警察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突然宣布劳教我两年。二零零七年五月十四日，我被绑架到北京团河劳教所。

在北京团河劳教所，五个警察将我直接架到劳教所的四大队。在那里我被关到一个单独的监室，每天有包夹轮班看管、迫害，二十四小时摄像头监控。不法警察为了逼迫我“转化”，强迫我看诬蔑师父和大法的录像，让包夹强制我做小塑料板凳，长时间不能动。有一段时间还强制我站立不动，直至脚和小腿肿了才让座。有时恶警不让我去厕所，逼着我只能大小便便在裤子里，吃饭也让穿着便后的衣服，在有大小便的环境中吃。

有一段时间，警察让包夹对我实行所谓的“熬鹰”，一天只让我睡二、三个小时，接着缩短至一个小时，后来就直接不让睡。有个包夹用线缠住我的眉毛，然后使劲往下拽，逐渐把我的眉毛都拔光了；接着用同样的方法扒光了我的眼睫毛、胡子等。包夹张国冰还往我脸上、身上吐痰、吐唾



示意图：野蛮灌食残害法轮功学员沫，有一次还扒开我的嘴，直接吐我嘴里。

警察看到他们迫害我的一些邪恶招数无用后，便把我转移到了另外一个大队的一个特制房间。该房间地面、墙面完全用海绵包裹好。然后恶警连着三天三夜不让我吃饭，还让包夹把我在房间中拖来拖去的折磨。然后恶警宣称我绝食，让劳教所的“医生”给我“鼻饲”灌食，一天两次。有的“医生”给我“鼻饲”时，将塑料管通过我鼻子插到身体内后，又抽出来，从新再给我“鼻饲”，有意折磨我。包夹张国冰，还将我小便后盆里的尿混到灌食的薄糊糊中，给我灌食。过了两星期，恶警们看我已习惯了这种迫害方式，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的效果，又把我送回了四大队继续迫害。

后来，恶警们还专门去调遣处调了约七、八个劳教人员回来，专门给他们强化训练，然后和以前积极参与

迫害我的张国冰等人一起包夹、迫害我。在恶警给他们下达了迫害我的死命令后，他们就每天三班倒，疯狂地迫害我。

白天以张国冰为首的四个劳教人员（张文斌、刘金锁及另外一个劳教人员）包夹我，曾将我大便硬塞到我嘴里，想让我吃。张国冰还指使另外三人一起扒光我衣服，用刷马桶的刷子把手，插我的肛门，还唆使其他人也这么干；当时因不让我大小便，大便都干燥的堵在肛门附近，他们插我肛门时硬给往里顶，不让我大便出来；还玩弄我的生殖器；将我后背靠到暖气片上烫等。另一班的三、四个劳教犯（有一个叫杜府，还有一个被称为“小山东”），也曾扒光我衣服，玩弄我的生殖器；那个被称为“小山东”的还直接用手抓我的阴毛往下硬拽；还把我衣服扒了，打开窗子让冷风吹我，当时是冬天；用手指甲狠掐我的乳头等。到了晚上的包夹时，他们用凉水或挂胸牌的针扎，把我弄醒，拖到地上，扒光衣服用凉水浇；有一个叫袁立（音）的包夹，他不时的用挂胸牌的针插我的指甲盖。

在被非法劳教期间，主要参与迫害我的劳教所恶警有：龚伟、赵伟光、李伟（积极迫害我和其他大法学员，好多坏主意都是他出的）、杨波，另外，李洪兴、徐建华、郭金河、潘麟、陈国旭等也曾参与迫害。



有很多警察，对于正义律师们讲述“修炼法轮功合法”或“迫害信仰有罪”等不以为然，认为：今天中国谁说了算听谁的，“权大于法”。然而分析很多事件之后，人们不难发现：所有迷信“权大于法”而不知退路的人，都在后来的什么时候被法律所制裁。因为强权之上，天理永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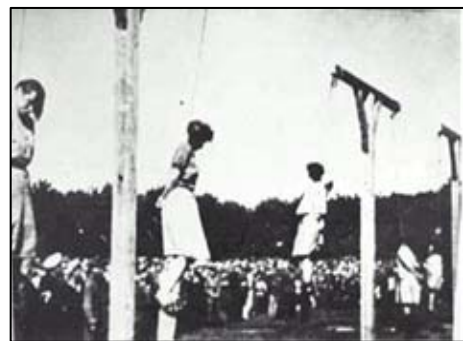
## 纽伦堡审判的教训

在六十多年前的纽伦堡审判中，所有纳粹战犯都曾经用同一理由为自己辩护：“执行法律的人不受法律追究，杀害犹太人是执行法律。”

法官们充份讨论后，以“恶法非法”的原则驳斥了纳粹的辩护理由，并将包括集中营护士在内的迫害参加者判处了绞刑。

德国著名哲学家拉德·布鲁赫说：“法律分法上之法和法下之法，以人类的共同理性，以人的尊严和权利为展示内容的法，是法上之法；以背弃人类理性，漠视人的尊严、践踏人的权利为特征的法，是法下之法。法下之法是恶法，恶法非法也。”

执行命令者，如果所行之事与良知、人性相违背，也是在违法，一旦司法形势拨乱反正，必将面临相应的惩罚。人做什么都是给自己做，一切皆有循环报应。眼下，在如何对待法



图：纽伦堡国际战犯法庭经过对纳粹集中营死亡护士组在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中所犯罪行的认定，于1946年对她们执行死刑。

轮功这个与良知碰撞的问题上，愿同胞们明智谋身，良知决断，理性的选择。